

于天池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馆藏珍稀小说选刊

续儿女英雄传

明清小说十部系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小说选刊

出版缘起

于天池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批向读者推出珍稀小说共十种，它们是：《欢喜冤家》、《金石缘》、《清风闸》、《补红楼梦》、《风月梦》、《忠孝英烈木兰传》、《狐狸缘》、《续儿女英雄传》、《花柳深情传》、《青红帮演义》。这批小说上迄明代，下至民国，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而共同特点是珍稀。为什么说是珍稀呢？因为它们或为馆藏孤本，或为罕见秘本，均是学界企盼觅寻已久而鲜被刊行者。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数量极为丰富，仅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统计，即达 1160 部。如果再加上书目已散佚者，数量就更加惊人。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研究，应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但时至今日，已整理出版的小说甚至还没有达到《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数字的零头。

庄子有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以研究对象的完备采集为必要前提的。当古代小说的整理出版和采集收藏还处于不完备的情况下，很难设想古代小说史的研究会博大精深，更何况，由于古代小说整理出版举步迟缓，使得不少

青年人一提起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来，就如贫儿数宝，总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那么翻来覆去几部。这不能不说是憾事，不利于祖国文化遗产的弘扬。

首批推出的这十部小说当然有拾遗补缺的用意，而且着重的是小说品种的珍稀，而不是版本的珍稀；但用意还不仅限于此，我们特别留意选择那些具有某些特点和影响的小说率先整理出版。比如《欢喜冤家》，它同李渔的《十二楼》一样，体现了白话短篇小说由“三言”“二拍”笼统全面地反映社会向专题地反映社会的转变，体现了由作者被动地搜集加工散漫不相联属的故事向独立创作有内在联系，反映作家统一意图的故事集群的转变；《清风闸》作为清中叶公案小说，反映了扬州评话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补红楼梦》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续书的意趣和底蕴，等等。

由于这些珍稀小说创作于旧时代，不可避免地存有那样那样的缺陷。如《欢喜冤家》尽管在涉于性行为的描写上注意到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变化，有别于宣淫之作，但毕竟沾濡明末习气，不很适于青少年阅读；《木兰传》是根据《木兰诗》改编的，保存有许多关于木兰的民间传说，但同时又掺杂许多佛教性命迷信的糟粕，这些都需要在阅读中注意分析和批判。

我们这次整理校点的小说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珍稀善本为基础，同时又兼采其它图书馆馆藏加以对勘。为了学术研究和保存的需要，整理过程中，不做任何删节；又为了节省篇幅，除个别处外，不做校记，这些都是需要一并说明的。

本册出版说明

《续儿女英雄传》，四卷三十二回，不题撰人。

书叙安骥升授礼部侍郎及右都御使后，访察到山东海盜飞叉大王宋万超，伙同神臂太岁伍良霄，神弹子张七狼狽为奸，残害百姓，于是慨然自荐，前往剿灭。安骥率兵或设伏，或诱降，或得异人指点而布阵，或派细作而里应外合，终得安夫人（十三妹）帮助，将三大寇剿灭。中间复穿插深谋隐士，异术妖僧，巾帼女将，才子奇缘等热闹而生动的描写，将《儿女英雄传》故事推向新的高潮。小说使用流畅的北京方言土语，活泼生动，基本上保持了原作的神韵。

本书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光绪戊戌宏文书局石印本为底本校点。

序

《儿女英雄传》一书，为燕北闲人文铁仙先生所作，初名曰：《金玉缘》，又名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参书》，故五十三回。蠹蚀之余，仅存四十回。布局命意，遣字措词，处处周密。所不足者，后路稍嫌薄弱。添出长姐尤属蛇足。然较之近日佳人才子各种小说，尚称杰作耳。至于卷末云：安公子赴任山东，办了些疑难大案，政声载道，金玉姊妹各生一子等语，已留后来续集地步。且自石印之法兴，而小说多出续本，惟此书无之，亦一憾事也。今夏清和雨霁，予过厂肆，宏文主人谋于予，并出十数回已成之书，为夫已氏未竟之笔。予思作书之道亦至难矣，必其情理兼尽，词意俱新，艳丽如美女簪花，冷淡如孤猿啸月，奔放如弦边脱兔，起伏如云里游龙，疏散如絮影随风，紧溜如鼓声爆豆，收束如群玉归筍，串插如一线穿珠。必是妙笔，方许作小说。必有是小说，方能传千古。试观今之小说不啻千百局，传世者不过四大奇书，以及红楼、聊斋各种。其他则半归零落焉。作书之道，不至难哉？更有难者，是书之作，前十回为他人造端，笔涉俗俚。始基已坏，弃之则多费心思，取之则不易牵就。予迫于恳请，不得已而潦草塞责。不半月已得十余回，大似小五义、彭公案诸书，谓他人俗而俗更过之，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遂置

之不复作。迨秋初又有批抗议修则例等事，耽延两月余，始得卒業。前后共成三十二回。嗟夫，世之作小说者，或写牢骚，或抒激愤，或夸学问渊博，或诩经济宏深，或以雪月风花荡人心志，或以蜃楼海市惑人听闻，予则何敢？不计年月，无名氏自序。

馆藏珍稀小说选刊

主 编	于天池	
副主编	胡云富	
	李德芳	
编 委	何宗慧	周 驥良
	白 荔	田 斌
	辛 然	张荣海

△△△

△

目 录

- 第 一 回
安龙媒初到邓家庄 邓老翁指点山林士 1
- 第 二 回
访隐逸巧逢有才士 接家眷喜见梦中人 10
- 第 三 回
安龙媒新接督学印 卫方伯细诉愚民情 19
- 第 四 回
写回书指示门生 谈往事忆及杰士 28
- 第 五 回
九重下诏任贤使能 双子同生添丁衍庆 37
- 第 六 回
钦差曹州下马 强寇山内设谋 46
- 第 七 回
识诈降假意退兵 失巢穴潜踪逃命 55
- 第 八 回
烈女还家蒙恩旌表 强盗逃难借友报仇 64

第 九 回	良心发现弃邪归正	预防思患设计藏身	73
第 十 回	谒禅师指明正路	刺钦差妄想痴心	81
第 十 一 回	恶僧行刺两地空劳	大盗拜师二欧济美	90
第 十 二 回	毕归元献图定策	周得胜打店逢凶	97
第 十 三 回	四客人除奸奋勇	两女子摆擂扬威	104
第 十 四 回	二欧创业太平滨	四将偷渡羊肠谷	110
第 十 五 回	破妖法有意捉凶僧	访潜踪无心遇杰士	117
第 十 六 回	空欢喜林内得薰香	枉勤劳庙中擒巨寇	125
第 十 七 回	胜复败官弁屡失机	死里生恶僧两遇救	132
第 十 八 回	钦差审案四远名扬	活佛升天一朝事败	139
第 十 九 回	计出万全藏娇尽获	算失一着首恶潜逃	146
第 二 十 回	武备文修钦差驰誉	先难后易海盗投降	153
第 二 十 一 回	问送津三闾仙柬	怀远虑同赴邓庄	166

第二十二回	安钦差邓家庄聚会	侯头目太平滨动身.....	175
第二十三回	侯蒙献策指陈地理	田公见子喜遇亲人.....	184
第二十四回	圣主施恩赦海寇	慈亲忆子染沉疴.....	193
第二十五回	救姑疾何玉凤割股	闻捷报安龙媒赴营.....	201
第二十六回	丈夫破敌灭山寇	侠女怜才认高徒.....	209
第二十七回	何小姐授徒习武	褚大娘忆旧谈心.....	218
第二十八回	起大军武成仍奋武	折疑狱冤辩又明冤.....	227
第二十九回	遇陆贼先锋屡败阵	破头关夫人初用兵.....	236
第三十回	伍氏女被擒得夫	何小姐置酒论帅.....	245
第三十一回	再显威名夫人得胜	连施妙计女将成功.....	255
第三十二回	破秘云岩群凶授首	得白象岭首逆潜逃.....	264

第 一 回

安龙媒初到邓家庄 邓老翁指点山林士

《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已说至安骥由参赞大臣改放山东学政，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加右都御史衔，作为观风整俗使，陛辞后择日动身赴任。内里是舅太太、乌珍姑娘、同戴嬷嬷、奶母、小丫头，外面是山东来的褚、陆四人，一齐动身，分水旱两路走，约定到德州聚齐。安骥临行时已禀过安老爷，要访那李师爷须先到九公庄上打听才得实信。这里动身往山东进发，按下不表。再说邓老翁自打发两个徒弟送褚、陆二人行行李后，只说是安公子一定出口到乌里雅苏台做参赞大臣，此番一去至少也得三年五载才得回来。想一路上有褚、陆等四人保护，谅也无妨。那老翁在家，每日无事抱抱孩子，说说闲话，倒也十分快活。那姨奶奶呢，除了奶孩子外，说说笑笑伏侍老翁而已。那一夜忽然做了一梦，梦见长姐来了，身穿大红衣服，满头珠翠像个新娘子一样。进门来就叫：“姐姐你可好？我想得你苦，今朝才见着了。我替你带的东西还在后面呢，你快给我一碗热茶喝，我一路走来走的渴了，快些倒茶来”。那姨奶奶梦中听了这话，忙答应道：“有茶有茶，我来给你倒。”姨奶奶梦中这一嚷，早把老翁也惊醒了，嚷道：“你瞧你这是怎么说，那么大的人还会发夜张、说梦话，真是越大越活回去了。”二姑娘道：“老爷子，你不

知道，我做的这梦有点古怪，我梦见安家那个长姑娘，她是我的干妹子，我时刻想她总见不着，今晚可梦见她来了，身上穿的红袄，像个新娘子。她说她走了一路渴极了，要喝茶，我所以才答应她说我来倒。我只当是真的，谁知是梦。看起来这梦总有点兆头，不要他们真个来山东也未可定。”九公道：“她如今必定是跟她家太太在京，那乌里雅苏台是必不去的。她太太又不出门，她怎么会到山东来？这是你想她才有这梦，别瞎猜乱想的了，快睡觉罢。”说话之间孩子也醒了要吃奶，二姑娘忙奶孩子。不多时大家都睡着了。到了次早起来，褚大娘来见过老翁，问道：“昨晚上我听见老爷子醒了，说了好一会子话，二姑娘也说话，是为什么事？”老翁道：“你还问呢，就是二姑娘发梦颠说梦话，吵醒了人，你问她罢，说来真要笑死人。”褚大娘子忙问二姑娘道：“我的小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二姑娘道：“我昨晚上睡得好好的，约有三更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安家长姐妹子身穿红衣服，戴了一头珠翠首饰，像才出嫁的新娘子。她说她到山东来了，一路上走的急渴的很，要喝茶。我听见忙答应说，有茶我来倒给你喝。就是这个答应当儿，我就醒了，把老爷子也叫我惊醒了，姑奶奶你看我妹子到底来不来？这梦准不准？你替我圆圆梦罢。”褚大娘子听罢笑道：“你怎么心眼这们实，梦是一半心计，你天天想那长姑娘，所以梦见她了。若说她来山东，只怕未必。”

父女三人正在说话，只见外面庄丁走进来叫道：“老爷子，外面来了两个人，骑马来的，说请你老出去有话说。”老翁听说，忙匆匆往外就走。这两人是谁？一是马夫，一是安公子差来家人先来通知邓翁，随后就要来了，邓老翁出来，那家

人忙上前请安，说：“主人先差小人来通知，主人随后就到。主人是便服乔装来的，因是钦差，恐惊动乡间百姓，所以绕道而来。”老翁听说大喜，忙问：“你们少大爷不是上乌里雅苏台吗，怎么又到山东来？莫非由山东也可以去的吗？我差去那四个人他们怎么不先来报信？”家人道：“褚、冯二位是在水路船上护送家眷，陆赵两位是跟着主人一路同行，即刻就到。主人如今是放的山东学台兼观风整俗使，不上那乌里雅苏台了。”九公道：“呵呵，原来有这等事，这可真算是好极了。那家眷走水路，从运河直下到德州，起旱进省不过三栈。德州离我们这里不过一百余里，等我快差人去德州迎接，一定要请你们太太、大奶奶来我家盘桓几日。管家，你快到那边客房里歇息歇息。”忙叫庄丁领这二爷去，叫厨房里快备菜饭，出去打酒。又叫人快收拾厅房，要打扫干净，预备着请安家主仆好住。九公分付着，一面走进里面，一面走一面嚷道：“姑奶奶，你瞧瞧二姑娘做梦可真做准了，真个安家有人来了。原来少大爷不上乌里雅苏台了，改放我们山东学台，即刻就要到了。家眷是从水路走运河到德州上岸，我要差人去接他们来住几日。这不是二姑娘的梦有点准吗。”褚大娘子听了这话，欢天喜地。那姨奶奶更不用说了，忙料理预备酒菜茶饭，收拾屋子。随问道：“老爷子问了他们家眷是全来的，还是几位留京呢？”二姑娘道：“别的不管，先要问一声我那干妹子来不来？我真是怪想她的，老爷子快问问罢。”九公道：“你且别忙，等一回少大爷就来了，那时当面细细的问他，就知道谁来谁不来，何必忙在这一刻工夫呢？”褚大娘子道：“不错，我的妈呀，你快给两个孩子换换衣服，打扮打扮，好见见那干哥哥呀。别叫人家笑话。”二姑娘听说，这才叫老妈

进房里替两个孩子换上衣服，又给孩子洗了脸，搽上粉点了胭脂，自己也梳洗，换上衣服。褚大娘子已经将下马饭菜酒果点心样样都预备停当，所用这些吃食酒菜果子，家中都有现成的，所以不过弹指之间诸事都已齐备。那老翁又在外面客厅上看着人打扫干净，铺设好了座位，忙走出庄门外来迎接。果然远远望见有几匹马奔庄上而来。

原来安公子此番访九公是私自改装而来，轿马人夫全不用，只同了陆葆安，赵飞腿，随缘四个人骑马，行李都捎在马上。打算不过见了面问明那李公隐居之所，然后再定，或在庄上动身去访，或赶紧到省接印后再专人去请。都不能预定，所以公馆中留下轿马，只说大人偶尔抱恙，要打住几日，不用地方办差，自己起火食。那个地名红花铺，是沂州所属，离府城四十余里，离邓家庄五十余里。主人仆从四骑马，步下两个马夫，共总六人。不多时已到庄门，安公子一眼看见邓翁，慌忙下马，陆赵二人与随缘一齐下马，马夫拉过马，随缘忙将帽盒解下来，打开取出帽子，安公子戴好。忙叫道：“九太爷！”抢行几步，到面前请安下去。老翁一见，呵呵大笑道：“少大爷老贤侄，今日真是从天上掉下来，快请进去罢。”说罢，一手拉了安公子的手，往内飞跑，也顾不得招呼陆赵二人。那二人忙赶着上前叫老爷子请安，九公答应，问道：“他们俩是在水路船上护送，到底船上有哪些人？我那老弟想必同来。”安公子忙答应道：“父母都在京，不同来，船上就是舅母与侄儿新置的妾两个人。”九公道：“哈哈，两位姑奶奶也不同来？老贤侄你这样年纪，两位姑奶奶又正在年青，怎么老贤侄竟会买了人？难道老弟弟夫人竟许你弄人吗？两位姑奶奶大量宽洪不说也罢了，难道她姐儿两个就都不肯出京

上任做现成太太，倒让这新置的姨奶奶享福？真是怪事，真叫人意想不到。”安公子道：“这置妾一事，说起来话长，容侄儿慢慢的细禀。”九公道：“是了。”忙拉着公子竟到了上房，褚大娘子早已迎面叫应道：“少大爷妹夫来了，干娘老爷子好，两位妹妹好，舅太太张亲家爹妈都好。船上是哪几位？大概全来了。怎么又走水路呢？我们老爷子就要差人去迎接来住几天，好在不远。”褚大娘子方才问话，安公子尚未回答，又早走过这位二姑娘，也照褚大娘子一样，一位一位的问好。随后问道：“我那妹子想必来了，她可好？我梦见她做了新娘子，穿了红衣裳，戴了一头珠翠，道是到山东来了，路上走的口渴要喝茶，我梦中正答应倒茶，这个当儿醒了，天正交三更。到底我妹子来了不曾？”安公子听了这些话，有些不好意思的，只得说道：“船上就是舅母同她。父母、同她姊儿俩都不来，说起话长，容我慢慢的细说。”忙走至当中，要给邓老翁行礼。老翁哪里肯，说道：“老贤侄，你如今是钦命大人，断不敢当你大礼，休要折了我的福寿。”安公子只得请了一个安，随后给褚大娘子、姨奶奶作揖。忙问：“两个弟弟呢？”姨奶奶叫道：“老李，快把他们俩抱来，见见大人哥哥。”那老婆子答应，果将两个孩子一手一个抱了来，安公子细看，只见一个面黑，一个面白，黑的恰像九公，白的与姨奶奶面目无二。安公子看罢赞道：“好两个兄弟，真是有福气的。”九公与褚大娘子齐声道：“但愿借你的吉言，将来还要你疼顾他们俩呢。”姨奶奶道：“他二叔上回来，不是替他起的小名，那官名按着我们老贤侄少大爷的大名骥字排，一个叫世骏，一个叫世驯。说是像两匹好马。”安公子道：“不错，老人家也曾说过，连侄儿一时都会忘了。”说罢九公携了安公子手，出了上房，说

道：“你上次到过那个庄子是西庄，这个地方你还是初次来的呢。你看我这个箭道还宽敞么？”领了安公子前前后后看了一遍，从新走进上房。褚大娘子已经将酒菜摆好，请他爷俩入座。九公让公子上首坐，安公子不肯，老翁道：“你是客，总得坐上首的。”公子辞不过，只得坐了。那四个伏侍的孩子，早已一旁站立，上前斟酒，老翁见公子做了大官毫无一点官派，仍旧是从前那个样子，好不喜欢。杯到即干，连喝了一阵酒。安公子也是爱喝的，也陪饮了不少。又吃了两道菜，这才问老翁道：“侄儿要问九太爷一件事，不知有所闻否？”九公道：“何事？”安公子道：“有一位隐君子，姓李名应龙号素堂，从前曾在纪大将军幕中。近来无意进取，隐居山中，闻人云就在这青云山左右，这人年近古稀，深通岐黄，常舍药治病。不知九太爷有所闻否？侄儿此番奉命往山东充采访使，非得一个能干人在幕中不能济事，因此父亲放心不下，命侄儿顺路来见九太爷，务要访明此人住处，亲身前去聘请。若这位先生肯出山，入幕助侄儿一膀之力，何忧山东风俗不整，大案不消呢。”九公闻言道：“原来如此，这人我略有所闻，不错姓李，年纪六十多岁，他现隐居在青云山下一个村庄中，离此十八里远，这地方我庄上有人去过，你等我去把那去过人叫了来，命他引路，我陪你去走一趟。但恐到了他那里，他又出门，或推故不见，那就无法可想了。万一见着了，你自然有一套竭诚请他的话，再加上我打个边鼓，下一番说词，他或者竟肯出山助助也未可知。总而言之，你我尽到了心，那个人来不来这其中关乎机缘遇合，勉强不来。你想我这话是不是？”安公子道：“九大爷这话痛快明晰，就是如此办法。”两人一面谈一面吃，登时酒醉饭饱。命人收去残肴，大家散

坐。那其间九公又问起，何以两位姑奶奶都不同来，专叫这长姐同来的缘故。安公子才把那两人有孕不便坐车，父母恐无人照应，才赏给长姐做妾，现在同舅母先来，等她二人分娩后，再轮班来山东的话，细细陈明。老翁才明白了，褚大娘子与二姑娘一旁也听见了，只见二姑娘站了起来，向着老翁道：“老爷子你瞧我做的梦真准，如今我那妹子可是做了新娘子。她走水路到德州，离咱们这里多少路？你快叫人去接了她来住这们几天好不好？老爷子你快叫人去呀！”二姑娘连说带催，老翁只得答应道：“不必忙在一时，我算算她们几时动身，走了几天，此时该到哪里了。等她到得德州前两日，我们差人去还赶得上，若先去了她未到，也是白跑。你且耐心烦等着。”随即问安公子动身日期，在何处上船，安公子道：“她们俱同是一天起身，由通州上船，据说十天内可到德州。但不知此地离德州有多少路？”九公道：“事不宜迟，倒要快差人去的好。”忙叫庄丁去外面请陆赵二人进来，二人来到，老翁道：“这件事说不得还得你二位辛苦一趟，我也写不及信，少大爷要在此有事，去访个人，也要耽搁数日。此地离德州，我记得不过百余里，你二人快骑马去接着了，就雇车请她们来此盘桓数日，行李等件用得着的带来，用不着的派那冯小江在德州店里住着老等，将来仍由那条路进省。你去说这是一定要他们来的。话也说完了，快收拾行李带好盘费，今日还早还可以走二十里呢。”陆赵二人答应，忙出来问帐房取了盘费，收拾好了行李，牵出了马来，二人将行李捎在马上，飞身上马，往德州而去。

这里天气晚了，又摆上夜饭，大家用过，有随缘与那家人将安公子的铺陈打开，在安老爷从前住过那三间南房内安